

最近，我国以立法形式确定9月3日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1945年9月2日，参加对日作战的同盟国代表接受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在美军军舰“密苏里”号上举行。日本代表在无条件投降书上签字，中、美、英、苏等9国代表相继签字。1951年8月13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签署通告，确定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为9月3日。通告指出：“本院在1949年12月23日所公布的统一全国年节和纪念日放假办法中，曾以8月15日为抗日战争胜利日。查日本实行投降，系在1945年9月2日日日本政府签字于投降条约以后。故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应改定为9月3日。”

除了上面这些日子之外，我们还应该记住8月21日。这一天，侵华日军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在芷江与中国陆军领导人洽降，并在投降备忘录上签字。那一天，那个地方，日本人第一次向中国人民低头认输。

我到湖南怀化开会，曾有幸到芷江，看到了“受降纪念馆”。这座纪念馆，是一座牌楼的造型。四根立柱支撑着两层横匾。导游说，这座纪念馆有四根立柱，上面有横额，就像个血字，它

来到姚家斗，你会发现自己不经意踏入了一方水乡。

独驾一舟，沿小浞江而下，江水明净，苇草飘曳，清亮亮的天底下出现一个临水小村——姚家斗。这里是我出生之地，也是我心里默念过无数遍的故乡。

姚家斗，“斗”念“dǒu”音，意为形似水斗状的器具，可见此处过去地势较低。附近地名有“四斗六洋”之说，另“三斗”为施家斗、金家斗和冯家斗，“六洋”指鲍家洋、张家洋、王家洋、吴家洋、何家洋和朱田洋。沧海桑田，如今根本分辨不出从前“斗”和“洋”的痕迹。

300多年前，姚家先祖大嗣公离开诸暨老家，辗转迁徙，最后栖息于小浞江之畔。水草丰美，田地肥沃，男耕女织，繁衍生息，简朴生活中延续着耕读世家的梦想和希望。晚清文学家姚燮诗句“五世儒素风，俭朴诚适宜”，诠释了姚家朴素又温暖的生活。

姚燮，字梅伯，号复庄，清道光时举人，善诗、词、曲、骈文，又长于绘画，尤善人物、梅花，是少见的全才。《清史·文苑传》中评价其诗风格：“苍凉抑塞，逼近少陵”，因而有“浙东杜甫”之称。他著有《复庄诗问》三十四卷、《复庄骈体文槎》二编十六卷、《疏影楼词》五卷、《续疏影楼词》八卷、《今乐考记》十二卷、《今乐府选》一百九十二册以及《读<红楼梦>纲领》等作品五十多种，蔚为大观。姚燮曾作诗万首之余，而今日能读到的只有三千七百多首，大部分诗作已散失难觅。即使如此，其创作数量之多在元、明、清三朝都是首屈一指，令人惊叹。

近几年常有文史、书画、摄影爱好者来姚家斗探访姚燮故居，寻找姚燮生活的痕迹，往日沉寂的姚家斗也逐渐为更多人所知。

姚燮故居我们一直称为姚家大屋，它坐北朝南，背山临水，是一幢江南风格的四合院。故居有前后两进房子，中间是院子，每进房子各有厢房和堂前,前为穿堂,后为祖堂,迈进祖堂大门,屋内光线昏暗,打起手电,望见右墙板上张贴着姚燮中举的榜文,纸张斑驳发黄,但“捷报”、“贵府老爷姚”、“旨”这些字仍清晰可见……时光似乎重回1834年,姚燮中举,人们奔走相告,不久喜讯传遍四乡,乡邻们纷纷前来祝贺,整个姚家斗沉浸在喜气洋洋之中……

走出姚家大屋祖堂，午后阳光洒在屋后雕花石窗上，这几扇石窗光线通透，坚固耐用，窗内所饰图案多为梅花、牡丹、莲花和菊花，花朵之间蔓延着的花茎藤蔓，寓意子孙后代绵延不息。儿时在姚家大屋嬉戏奔跑，伸出小手，踮起脚跟，高高的石窗凛然不可触及……如今重回姚家大屋，先人中举的榜文、精美的

1950年，黑泽明将芥川龙之介写于30年前的小说《筱竹丛中》搬上银幕，并借用作家另一篇小说的题目《罗生门》作为片名。芥川的小说，以武士被害事件相关的七个人在官府의 呈供，组成一个复杂的故事，核心人物是强盗多襄丸、死去的武士金泽武弘和其妻真砂。三者的根本分歧关乎武士死因，强盗说是决斗中把武士杀死，女子说是强智不清中成全了丈夫死的本能，武士（借女巫之口）则说是不堪忍受失妻之耻后的自我了断。

七份供词矛盾纠缠，无法拼凑起合乎逻辑的事件真相。芥川的用意，显然是要从各执一词中，得出“人是不可信赖的”结论，这是作家“怀疑、彷徨和神经质的阴暗一面日益浓厚”的世界观的佐证。

时间维度，平面的小说和立体的电影

小说“对风行于世的利己主义的揭露”在电影里作何处理？对于影片结尾增加的樵夫领养弃婴的安排，在1952年4月日本《电影旬报》所载采访中，黑泽明有如下说明：“这样安排人物，就是想让人物以意外的姿态突然出现。

象征着中国人在抗战中所流的血。血字不是还应该加上一撇吗？少了一撇就是个“皿”字。朝着纪念坊凝视，我更愿意将它看作皿字。这个皿，不但满载着抗日勇士所流的血，还有四万万五千万同胞所流的汗、所流的泪。邱吉尔在二战中有个著名的演讲，喊出了“流血、流汗、流泪”的名言。比起来，中国人所流的血，所流的汗，所流的泪，不知比英国人多了多少。这个皿承受着中华民族的艰辛和屈辱，它是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流血流汗流泪水才换来的！

“八年烽火起芦沟，一纸降书出芷江”。当芦沟桥边的炮声响起，国土就一天天沦丧，人民流离失所。敌寇要在三个月灭掉我们，但是三个月、六个月、一年、两年，甚至八年，我们坚持下来了，四万万五千万同胞坚持下来了。八年，整整八年，胜利来得多么不容易啊！

我去怀化，坐在火车上想，日本人从湖南攻向四川，最西面到了哪个地方？所以下火车就问来接站的同行。其中有一个人反问我，你不知道雪峰山保卫战吗？我不知道，一时感到十分惭愧，只好嗯嗯几声吱唔过去。

石雕花窗、墙角厚厚的青苔……光阴流转，物是人非，似乎百年光阴也竟是朝夕之间的事。

沿姚家斗河岸走了一圈，姚燮故居前的马前埭头似乎变小了，几从深绿的薛荔藤从河边石缝里探出来，迎风摇曳，生机盎然。老屋墙外、石桥边和河塘上都可以见到薛荔藤，它们当年该是和我先祖一起在这里扎根落脚的吧。这里一草一木，都驻了曾经的流光，几百年来静默不语，我没有理由不敬畏这些古老时光的见证者。

几十年前我家屋后绿树成荫，这些古树上缠满了密密的老藤，绿意深幽，阳光总被浓密的枝叶挡在外面。年龄稍长，我开始学会放慢脚步，用心去打量身边的每一棵老树，楸树、棟树、柳树、香椿树……我知道这些老树下曾有我先祖的影子，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惜时读书，勤勉不辍，知足常乐。

姚家斗四面环水，东面一小桥，桥外就是小浞江。沿桥下小路可抵朱家渡桥，俗称五眼桥。姚家斗边上千百年来浞水悠悠流淌，由于小浞江汇入姚家斗的外河口特别宽阔，祖先在外河口筑了一道堤坝，形似手臂，这样就把姚家斗围在臂弯里了，小浞江风浪再大，姚家斗也安然无恙。用心良苦的姚家先人又在这宽阔的堤坝上栽种很多名贵的树木，树冠高大，枝叶繁茂，树影婆娑里又几十年过去，这道堤坝由于缺乏加固修筑，加上水浪日夜冲刷，这称为“阻水墩”的堤坝现已没入水中。

我外祖父出生于清朝末年，儿时常听他提及姚家斗旧事。他说，姚家斗布局注重风水，这“阻水墩”就是按风水而筑，古人以“凡宅左有流水，谓之青龙；右有长道，谓之白虎；前有汗池，谓之朱雀；后有丘陵，谓之玄武，为最贵地”。姚家斗四周，皆是茫茫河水和田野，这里自然是一方风水宝地。

时光回到近300年前，姚家斗也就五六户人家，皆背山临水。因避讳坐北朝南的祖堂，小村五六栋整齐的木楼皆朝东，远望去，小桥流水，绿树成荫，风光怡人，是典型的江南田园水乡。我家百年朝东祖屋，几经修缮，历经岁月风雨，庇护一代又一代姚家后人。面对祖屋，我不知怎么去表达感恩之情？面对有情的岁月，我不知怎么去表述内心的万千感慨？

年岁渐长，我外出求学、工作，慢慢远离了姚家斗。安静的夜里，回望老家，宛在水中央。我梦见自己变成一尾鱼，从姚家斗的小桥上翻落下去，掉入白茫茫水里……惶恐中惊出一身冷汗，醒来方知是梦。不可思议的是，我老是重复这样的梦，在梦里，我一次次化为鱼，一次次落入桥下水中……

所谓近代怀疑精神——幸运的是我还不能达到它，我愿意单纯一些。”这实际上就等于表明，依托于同一个故事，黑泽明和芥川不会朝同一方向去表现他们的人生态度。

电影《罗生门》在小说基础上增加了许多东西。首先是设置了罗生门与衙门两个场景，沿用了日本传统的“歌舞伎”的布景和表演形式，审判官没有露面，只维持一个倾听者的视角，罗生门下的僧人充当的“弁士”角色，既串联情节，也作评判。其次是增加亲眼看到凶杀真相的樵夫的部分供词。按照电影史家佐藤忠男的理解，“樵夫这段叙述，并非为了把真相搞得更加复杂，而是为了弹劾和揭发呈堂的三份当事人的供词里的谎言。”

且看电影的情节进程：大雨中的罗生门下，樵夫和僧人经打杂儿的激发，回忆今早在官府陈述供词时的见闻。樵夫和僧人先后复述了他的供词，然后转述了三个当事人以及捕快的供词，所以官府得到的供词是六份，省去了小说里武士母亲一角。打杂儿的质疑樵夫，樵夫于是在罗生门下陈述了一份新的目击见证（就是黑泽明加上去的），推翻了他在官府的供词。但这份见证的修正并不完全，依然存在着谎言（主要是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芷江受降纪念馆，我详细了解了这场战役：1945年4月15日至6月26日，侵华日军集中精锐兵力发动了以摧毁芷江机场为目的，企图打开西南通道的“芷江攻略战”。为保卫芷江机场国民政府调集了

【思想散墨】

“一纸降书出芷江”

谢善实

芷江有了湘西大捷的辉煌，芷江有盟军空军基地。于是历史选择了芷江。

8月21日，日本降使今井武夫一行8人坐飞机来到芷江机场。下午，今井武夫在一间木屋中向中国陆军总参谋长萧毅肃交出了日军在华陆、海、空后力分布图。这间木屋成了中国人扬眉吐

【甬上画坛】

蒋静波

记忆之城

水彩

阎云泉 绘

记忆之城

水彩

阎云泉 绘

记忆之城

水彩

阎云泉 绘

记忆之城

水彩

阎云泉 绘

记忆之城

水彩

阎云泉 绘

记忆之城

水彩

阎云泉 绘

记忆之城

水彩

阎云泉 绘

记忆之城

水彩

阎云泉 绘

记忆之城

水彩

阎云泉 绘

记忆之城

水彩

阎云泉 绘

记忆之城

水彩

阎云泉 绘

记忆之城

水彩

阎云泉 绘

记忆之城

水彩

阎云泉 绘

记忆之城

水彩

阎云泉 绘

记忆之城

水彩

阎云泉 绘

记忆之城

水彩

阎云泉 绘

记忆之城

水彩

阎云泉 绘

记忆之城

水彩

阎云泉 绘

记忆之城

水彩

阎云泉 绘

记忆之城

水彩

军受伤士兵多达二万五千多人。湘西会战成为中国抗战期间正面战场取得的最大胜利，也促成了抗日的最后胜利。《纽约时报》对此发表评论说：芷江会战胜利佳音，可视是对日战争转折之暗示。

【思想散墨】

“一纸降书出芷江”

谢善实

芷江有了湘西大捷的辉煌，芷江有盟军空军基地。于是历史选择了芷江。

8月21日，日本降使今井武夫一行8人坐飞机来到芷江机场。下午，今井武夫在一间木屋中向中国陆军总参谋长萧毅肃交出了日军在华陆、海、空后力分布图。这间木屋成了中国人扬眉吐

气的地方。这就是受降旧址。

芷江受降旧址十分简陋，木板钉就的墙壁，被漆成灰黑，大概当时是为了防空的需要吧。中间的门上挂着一块横匾，上面是中文隶书“受降堂”三字，下面是英文。里面的布置也十分简单，跨进这道门，向右首看，是孙中山先生的画像，像是“天下为公”四字，左右的对联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这是那个时代常见的布置，中山先生像前是中国受降将领的座位，与之相对的一张桌子，桌后放着三把椅子，这就是今井武夫们的座位了。这样的摆设，只能使人想起审判。从甲午之战到芷江受降，整整51年，这51年中国人都是在日本人面前承受尽屈辱，现在终于扬眉吐气了。房间的另头是记者席，房间很小，记者席又偏处房间一隅，不难推测，当时能见证这样的历史性时刻的记者并不会太多，但是展览馆中还是展出了记者摄下的照片，其中一幅是受降典礼上一脸窘态的日军降使的特写镜头。面对着这幅照片令人感慨万千——中国人终于也到了这一天。从

《平原游击队》起，直到《亮剑》，我们在影视作品中看到了太多日本军官在最

“门前老树长新芽，院里枯木又开花，半生存了好多话，藏进了满头白发……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感受年轻就老了……”在大萌子一声声“时间都去哪儿了”的演唱中，我情不自禁地想起了自己的父母，想起了那些流逝的时光，不知不觉间，泪水已爬满了脸颊。

是呀，时间都去哪儿了？多少次梦见自己像一只欢快的小鸟，飞跑在老家阊门的青石小弄中，追赶着一只大公鸡；多少次梦见自己踏在老家的木门槛上，出神地盯着屋檐下绵如线丝的小雨；多少次梦见自己坐在老家后屋的木格纸窗下，与妹妹用手帕叠着不同的花样。那个时候，时间是那么冗长，长得就像一个个爱打瞌睡的夏日午后；那个时候，奶奶是那么爱唠叨，总埋怨我们动作太慢，也不懂卫生；妈妈是那么的爱差遣，一会儿叫我修剪草，一会儿叫我们洗碗；父亲是那么的严厉，只要他用眼角的余光一扫，闯了祸的我们立即原形毕露；那个时候，总想着快快长大，做一个威风凛凛的大人。

是时间跟我在捉迷藏吗？当我还没撒完娇，当我还没淘完气，当我还没玩个够，蓦然间，怎么已人到中年？是时间变了一个魔术，还是我做了一场梦？如今，为什么再也找不着奶奶的踪影？听不到她的唠叨？奶奶的针线包，现在正静静地躺在我的抽屉里；奶奶的谆谆教诲，还在耳边萦绕；奶奶的温热气息，还弥漫在我的周围……可是，时间已在我们中间关上了那扇生死大门，奶奶独自走向了一个陌生的世界。“奶奶，等我长大了接您与我同住，让您享福。”当年的承诺犹在耳边回响，总以为还有很多时间，还来得及尽孝，但是等我忙完了这项工作，参加完了那次考试，或是为了其他种种原因，一而再，再而三，拖延了时间，忽视了亲情，回过头来，已是人去楼空，许多

懂”到复述供词，到后来的翻供，到抱着弃婴离去，可以说他才是电影的绝对主角，而我们遭遇的，主要是他在一天里内心生活重大变化的全过程：案发现场卑劣地偷去武士尸体上的短刀——报案时谎称只看到尸首——三天后陈述供词时再度强调只见到武士尸首——听了三个当事人相互矛盾的呈供后内心大有触动——片头的沉思疑惑——被打杂儿揭穿后的挣扎——翻供——被第二次揭穿——默认了偷刀之举——领养弃婴自我救赎，达成人性的回归。

这才是黑泽明意图中的叙事航向，这条线索明摆着，黑泽明要让观众看到，“人是可以变好的”。

根本的超越

三个主要当事人的回忆之所以各不相同，是因为它们都是出于利己的考虑——强盗明知不免一死，索性承认自己是凶手，因为这可令其进一步名扬京都，他对于强暴武士之妻的解答，则专在吹嘘自己的男性魅力。武士之妻强调自己万不得已的受辱且欲死不能，为的是给自己的失贞找借口。武士掩盖了他的贪图小利误入强盗圈套，又尽力淡化自己在打斗中的败退，把自杀的原因归

责任编辑/邱贝贝 电话/87682818

电子信箱/tyb@cnnb.com.cn

后战败时还表现出十分嚣张的气势，《亮剑》中那个服部直臣少将因鲁犹斗举刀耀武扬威与八路军战士比武——我想，这些编导们都该到芷江受降纪念馆去看看，日本人并不比中国人更坚强，他们也会垂头丧气。今井武夫在日军中的级别比服部直臣可要高多了。

从1840年到1945年，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不知输了多少次。从甲午战争开始，对这个东边的邻居也总是输。从萨镇冰驾艇离开刘公岛，中国人又在八国联军中看到了太阳旗，看到了日本兵涌向沈阳的北大营，看到了南京城下的刀光血影……但是我们民族的灵魂从来没有认输过。今天，在世界上，垂头丧气的终于不是中国人了。

这时间其实并不长，不过半个世纪。半个世纪了，中国与日本的对抗，其实可以看作是一场战役。我们胜利了！中华民族胜利了！中华儿女曾用多少血肉筑起了新的长城，曾有多少志士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我们战胜了多少苦难，才等到了这一天！

就像应该记住芦沟桥，中国人还应该记住芷江——整整八个年头，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才从芦沟桥走到芷江。

心意和承诺只能付诸东流，空留悔恨。

时间都去哪儿了？是深藏在默默的付出中，还是绵绵的爱意中？是深藏在一缕缕的华发中，还是一道道的皱纹中？是深藏在一句句的叮咛中，还是一次次的回眸中？谁能告诉我，为什么健步如飞的妈妈如今步履蹒珊？为什么英俊潇洒的父亲已双鬓染霜？记得当年父母正年轻，为了养育三个女儿，工作之余，他们风里来雨里去，割稻、种田、积肥、放水……干着并不擅长的农活，烈日当空出门，披星戴月回家，累成泥人；寒冬腊月，北风

呼啸，他们翻山越岭，去十里开外深山斫柴，再将柴运回，累断筋骨；他们得空忙着搓草绳，做草包，只为能给女儿扯几块花布做衣裳；除此之外，母亲还要为一家五口人做饭、纳鞋、割草、喂猪……即使再苦的日子里，也从未听见父母的一丝抱怨。他们将青春年华交给了女儿，换得了女儿美好的明天。曾经立志，要让父母比其他父母更幸福，也曾放弃外出工作的机会，此生只想常伴父母左右。可是，我到底还是没有留意，究竟从什么时候起，他们的眸子不再明亮，他们的双腿不再灵活，他们的两鬓染上了白霜，他们的

的身体不再挺拔？究竟从什么时候起，父母已不再是女儿的脊梁，女儿却成了他们的后盾？

“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的好看你眼睛就花了。柴米油盐半辈子，转眼间只剩下皱纹了……”那歌声就像是一句句来自心灵的叩问，触碰着我们内心最柔软的角落。其实我们明白，总有一天，父母都会老去，会远离我们，我们只能无奈地望着他们的背影，渐行渐远，在时间面前，我们真的爱莫能助。但是，至少在今天，我们还有机会珍惜这一场缘分，还来得及多回家看看，来得及为父母做几样好菜，来得及牵着父母的手外出踏青，来得及诉说心里话。在这样的时光里，纵使老去，我们也无怨无悔。

于无法容忍妻子的无耻。

电影里，中心人物樵夫的两段回忆之间的差异，除了突出他的转变，也为他最后的救赎做出铺垫，他回忆里的回忆（三个当事人的供词），促成了他对人世间看法的变化，这个立体结构充满了内在的逻辑递进关系。回忆同样的也是各人对经历之事的取舍，其中的“舍”在小说和电影里共同表现为各人对具体细节的掩盖，这就构成了不是谎言的谎言，比谎言更甚的谎言，回忆于是成为直逼人性深处的一把利刃——尽管芥川龙之介一刀下去是为血淋淋的展示，黑泽明一刀下去，是为提供疗救的希望。

芥川龙之介在绝笔《致某旧友的手札》里提到生命于他一直存在着“一种模糊的不安”，作用于他创作的，便是这种悲剧色彩的人生观。而黑泽明在电影里倾注全力，不仅因为这个题材可以“大展导演技巧”，更因为他“主张人类之爱的精神这一伦理动机”。他在威尼斯得奖后说：“如果本片作为现代剧受颁奖的话，我就更高兴了。”这是很能说明黑泽明对《罗生门》现实意义的定位的，这种反芥川龙之介之道的行为可看成电影对小说最根本的超越——人生信仰的超越。